

韩乃寅文集



破天荒

(下)

作家出版社

破天荒

(下)

韩乃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破天荒. 下 / 韩乃寅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0. 7
(韩乃寅文集)

ISBN 978-7-5063-5448-6

I. ①破… II. ①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20898 号

破 天 荒 (下)

作 者: 韩乃寅

责任编辑: 江小燕

特约编辑: 王 艳

装帧设计: 万有文化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 刷: 三河市宏兴印刷厂

成品尺寸: 170×230

字 数: 350 千

印 张: 23

版 次: 2010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5448-6

总 定 价: 798.00 元 (全 13 册)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第十八章

1

医院的病房里散发着浓浓药味儿。

魏晓兰两手缠着绷带，背靠枕头，眯着眼半卧在病床上。

做完输液的护士开门出去。

方春进来关心地说：“晓兰，怎么样？不要紧吧？”

魏晓兰睁开眼：“分场的情况怎么样？”

方春说：“你一想就能想像出来，一下子出这么大个事儿，还不跟天塌下来一样？这一天到晚，电话就没断过，局里、省里、部里，都要组织调查组来。这八名知青的家长呀，从一下车就开哭，哭得人绞心绞肺的，怎么劝都止不住。我这一天，家里外边，打不开点儿了。这不，刚刚把省局要的事故材料研究完，就赶紧来你这儿了，也不知道连喜吃饭了没有。”

魏晓兰叹口气说：“我也在后悔。当初要是听你一句话就好了，不至于惹这么大乱子，让你也受连累。”

方春：“都到这时候了，说这话有什么用？我看，赶快想个法子过关。去年冬天，大兴安岭一个什么林场，冻死了两个小青年，那儿的头就一撸到底。咱这儿可倒好，一下子就烧死了八个，你说要命不要命？”

魏晓兰：“贾述生他们有什么反应？幸灾乐祸吧？”

方春：“你别把人想得都那么坏。我看，他们心情也挺沉重的。除了高大喜给省局打了一个汇报电话之外，就一直没再谈这个事。我来的时



候，老贾还说，安排完知青家属，他们几个就要过来看你呢。”

魏晓兰说：“你立刻回去通知他们，不让他们来，就说大夫说的，治疗期间不能探视，让他们集中力量把熟地旱改水和新开荒任务完成，迎接老部长的到来。八名知青的后事处理和家属接待工作，让姜苗苗负责就行了。你的主要任务是接待好各级事故调查组。你跟他们强调两点，一个是火灾的处理，严格在两级革委会的领导下妥善进行，不能有任何个人行为。二是一定要做到事故处理和水稻生产两不误。你呀，在这节骨眼上，要多长个心眼儿，别让别人乘机钻了空子。”

魏晓兰用缠满绷带的手摸着方春的脸，柔情脉脉地说：“老方，你这些日子眼瞧着瘦了，平常一忙起来就顾不上了，我躺在医院，闲了下来，心里总是惦着你。”她顿了一下，看着方春受宠若惊的样子，语气又渐渐强硬地说：“你刚才说死了八个人，这可是要命的事，调查组来了……”魏晓兰在方春耳边讲了起来……

2

知青大食堂，两个卖饭口前的长条桌上，都摆满了热气腾腾的菜盆，一个卖饭口前，整整齐齐地摆了八个空碗而没有一个人排队。

胸前戴白花的男女知青手端着饭盒，静静地在另一个卖饭口排起长龙，大家的眼睛都盯着这边的卖饭口，气氛压抑、沉闷。

3

会议室气氛非常紧张。

火灾事故联合调查组召集的火灾情况座谈会正在进行，会议由吴新华主持。

吴新华：“我对光荣农场六分场发生的这起重重大荒火事件十分痛心，作为农垦局的领导，我们也是有责任的。中央、省，还有上海知青办对这件事非常重视，都派了调查组。经过商量，为了提高效率，决定几家联合开展调查。今天请分场革委会、水稻生产指挥部的领导和知青代表参加这



次座谈会。主要先总体听一下情况，然后，开展些个别调查，最后形成调查报告。”

开场白结束，吴新华瞧瞧左右补充说：“还有，《中国青年报》等十八家新闻单位也闻讯赶来了，今天也参加了我们的座谈会。下面我们先听知情的同志谈一下吧，同时，我们也很想了解一下扑灭这场大火中涌现的好人好事儿。请大家发言，谁想好了谁就说，随便一点儿。”

“我先说。”贾述生显得激动甚至有点儿冲动。

贾述生：“事故发生在稻田开发区，我很内疚，我觉得对不起在座的领导，更对不起荒火中失去的知识青年和她们的家长们。我认为，这是一件不应该发生的事故，完全是由领导决策失误……不、不是决策失误，是瞎指挥造成的一起重大责任事故，损失惨重，最可悲的是一下子夺去了八名女知青的宝贵生命……”

贾述生接着说：“那可不是吹气儿，十万亩呀，要筑埂，要挖灌水沟……还要再开十万亩荒地！”

臧德林截住贾述生的话问：“对不起，打断一下。我是上海知青办的。请问这位同志，你这么说，有什么事实吗？”

贾述生：“当然有了！首先，第一点理由是：眼下已近秋末，秋收任务就很重。如果集中人力物力把这现有的十万亩旱田改好，达到明春灌水播种状态，就阿弥陀佛了。可是总场革委会的主要领导却一定要再扩充十万亩荒地，也要达到灌水和播种状态；我们现有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都不行，就像小马拉大车，根本拉不动，弄个两耽误，荒地开不出来，熟地也改不好。”

李兴达：“第二条理由呢？”

贾述生：“第二点：就是总场革委会主要领导连放火烧荒的基本常识都不懂，在不打任何防火道的情况下，就敢擅自点火烧荒，风向不对，当然就跑火了。又命令没有任何扑火工具和扑火经验的女知青迎着火头截火，这不是硬把人往火坑里推嘛！这不是眼看着让人去送死吗！说瞎指挥是便宜了。是的，我们这八名女青年表现得是毫不畏惧，但是这种牺牲实在是太没有价值、太令人悲痛了……”

方春坐不住了，站起身，大声说：“我不同意这种观点！我作为分场

革委会主任，必须主持公道，绝不能从个人恩怨出发，搞个人报复。这样做，愧对为抢救国家财产而英勇牺牲和受伤的英雄……”

吴新华：“老方，坐下，不要激动。澄清事实可以，但不要扣帽子。”

方春：“要说扩充规模不现实，力不从心，那是站在六分场这个小天地的狭隘角度去看，而场革委会领导是站在光荣农场这个全局甚至是北大荒来看问题、做决策的。从全场角度，这点儿活还是不成问题。”

高大喜：“什么场革委会领导，你就说是你老婆不就得了。”

吴新华：“不要打岔。大喜，你说话也别带情绪。”

方春：“全场三百多台拖拉机，五万多人，要是集中全场人力、物力，扩大规模，我看一点问题都没有。这倒能充分体现场革委会领导坚决贯彻、落实老部长关于加快建设北大荒水稻生产基地决策的雄心壮志。”

方春看到调查组的人都很注意，就又说：“至于贾述生把蓝蔚蔚等八名女知青的英雄行为，说成什么没有价值，那就简直是没有一点革命的人性。说这种话太不负责任了。这里我必须强调一下，在这场大是大非面前，每一个人都要出以公心，决不能抱个人成见，说穿了，决不能怀私怨泄私愤……”

臧德林听此：“方主任，你说这话有什么根据吗？”

方春：“当然有喽！大家可能不清楚，我在这里向各位介绍一点小背景。刚才发言的贾述生，你们可能只知道他现在是北大荒水稻生产指挥部的主任。可是，以前他是干什么的，你们就不知道了。这个以前，应该说是文化大革命以前，当初我们开荒进点那年，他是六分场的党委书记。而他刚才口口声声说的场革委会主要领导，指的就是现在场革委会主任——魏晓兰同志……”

高大喜：“她是你啥人？”

方春没理高大喜：“当时，魏晓兰是四队的党支部书记。魏晓兰同志在反右斗争中向上级揭发了贾述生的一些错误言行，经上级调查属实，把他定为右派。就是这个刚摘掉右派帽子的贾述生大概出于对魏晓兰主任的怀恨，才说出了刚才那些话，否则是不可能的……”

高大喜早已怒不可遏：“你住口，少在这里给我扯王八犊子，花言巧语，颠倒黑白。我问你，你那个自以为是的老婆不懂装懂瞎指挥，硬让蓝

蔚蔚她们赤手空拳往火里冲，这不是明摆着草菅人命是什么？”

姜苗苗：“方春，我问你，贾述生当年哪儿做得不对？不就是因为你们两口子告黑状打棍子，把人家陷害成右派的吗？你不服，可以让全分场的人都来评评。”

吴新华赶紧站起来：“你们都给我冷静点，乱糟糟的，像什么？我再强调一遍，当时有当时的背景，不要扯得太远，我们要就事论事，只谈这场火灾的本身，无关的话一律不谈。”

高大喜：“吴局长，你说，那还不是方春胡嘞嘞引起的吗？！”

4

知青大食堂的地中间摆着一张饭桌，上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八大碗菜，菜四周摆了八个空饭碗，每个碗上架了一双筷子。

蒋英俊慢慢站起来，从笔记本里拿出一张袁喜娣的照片，含着眼泪，送到了空碗旁。

又一名知青过去，送上了一张照片。

又一名男知青过去，送上了又一名女知青的照片。

……

哀乐。全场只有眼泪，没有哭声。

四周的桌子上，坐满了知青，他们每个人的面前虽然摆着饭菜，可是没有一个人去动，大家的眼睛都盯着圆桌，气氛仍然是压抑而沉闷。

5

会议室里已经到了针尖对麦芒的地步。

姜苗苗：“我觉得，我们每个人必须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，不能昧着良心编瞎话，欺骗组织和群众。”

方春乐了：“我赞成，我完全赞成。你们当然都记得，席皮是咋回事。刚进场的时候，也就是贾述生当党委书记的时候，他提出开发水田，要放颗小卫星，结果呢，条件不成熟，物缺人少，就盲目上马了，拖拉机

过渠首那边的桥时，就摔进了鬼沼，为了救拖拉机，年轻轻的，还没娶媳妇的席皮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贾述生当时可是大做文章，又追认英雄又开追悼会的。你们说，那性质和这八名知青不是一样吗？席皮他怎么就不是牺牲品，怎么就成了英雄呢？难道那就是因为贾述生执政吗？人，不能这样……”

姜苗苗：“胡说，那是一次不可预见事故，现在是人为造成的不必要牺牲！”

方春：“那次怎么就不可预见呢？要是早做点调查，知道桥的承受能力不行，车不过去，不就避免了吗？”

“你——”贾述生气得说不上话来。

吴新华不耐烦了：“行啦，行啦……你们还有完没完？这是搞调查，不是听你们大辩论。都端正一点态度，好不好？你们要是觉得我没能力主持这次的调查，就立马给部里打报告，让他们来名领导。”

会议室里顿时静了下来。

6

知青大食堂里，众知青仍然盯着圆桌，没有人吃饭的意思。

一名知青显然是饿了。他拿起筷子，准备夹菜，一抬头，看见程思瑶狠狠瞪他的眼睛，犹豫了，望望这个，瞧瞧那个，咽了一口口水，又把筷子放下了。

7

座谈轮到调查组发言，出现了导向性的倾向。

臧德林：“我们从上海来之前，先在学校进行过了解，蓝蔚蔚等八名知青当初在上海读书时，就有突出事迹。她们自编自演过歌舞剧《八女投江》，还成立过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小组，郑美琴还是全校有名的同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线的典型。”

新华社一名记者：“臧主任，我是新华社的记者，请你慢点儿说。”

方春急忙顺着臧主任的话说：“从八名女英雄战火海的事迹看，也非常感人哪！当魏主任发出号召，并带头冲进火海的时候，蓝蔚蔚她们毫不犹豫地脱下上衣作为武器，嘴里还喊着‘一不怕苦、二不怕死’的口号就冲向了火海，她们挥舞着衣服，拼命与烈火搏斗，头发烧着了，眉毛烧着了，全然不顾……”

贾述生：“方春，我和大喜都已经赶到跟前了，我们怎么没听到没看见呢？”

方春：“你能听着什么？就是听到了，你也不会说……”

贾述生忍无可忍了，忽地站起来：“方春，你——。”

高大喜也站起来指着方春：“你小子真成了魏晓兰的一条狗了。”

新华社记者不耐烦地对贾述生和高大喜说：“同志，革命的同志，你让人家把话说完好吗？这是多么好的素材呀，我当记者五年了，还是第一次，很难碰到的。”

臧德林：“对，对，大家要从悲戚中摆脱出来，也应把谁是谁非先撷一撷，多谈点儿英雄们的事迹，好不好？”

8

知青食堂里，一派悲哀的气氛。

王大岭胸前戴着一朵大而显眼的白花，陪着蓝妈妈，脸色阴沉地走了进来。

“大岭，大岭，”蔡滨生高扬着手中的一封信说，“这是瑶瑶在整理蓝蔚蔚的东西时发现的。”

“什么？蔚蔚给我的东西？”王大岭一个箭步蹿上去，抢下蔡滨生手中的信，急不可待地打开。

横折的信封里，是一张精心折叠的粉红色信笺，折叠的封口处，是一张手工纸剪成的小小红心。

王大岭小心翼翼地揭下红心，打开信纸，立刻，两行热泪涌出眼眶。随着王大岭抖动的双手和移动的目光，画外音响起。（画外音）“亲爱的大岭：我们虽然已经成了战友和恋友，这件礼物和藏在心底的话，我还是

想晚一点儿告诉你，这对你，对我，都显得更加珍贵。我实在不知道我是怎么喜欢上你的。但是，自从那次部队农场军事演习事件之后，尽管是虚惊一场，你的身影就在我心中深深扎下了根，可以说，你是一位顶天立地的汉子……”

（随着画外音，出现一组画面叠印）：王大岭慷慨陈词，蓝蔚蔚凝神而听；蓝蔚蔚、王大岭在河边唱歌。

（画外音）“特别是我提出让你和蒋英俊默默和好，你依了，我当时就想抱住你亲吻。我心目中的白马王子，就应该是这个样子。让我说一句我在数学课上学到的话，你是自变量，我永远都是你的函数。”

王大岭看完信，一个急转身，扑到饭桌上，撕心裂肺地大哭起来。他捶胸膛，敲桌子，鼻涕一把泪一把，悲痛欲绝，声嘶力竭地呼喊道：“蔚蔚，蔚蔚，我的蔚蔚……”

食堂门开了，蒋英俊、黄兴桥走了进来。程思瑶站起来问：“调查会开完了？”

“完了，一句都没提追查责任的事。”蒋英俊气愤地说。

“看样子，魏主任还要受表扬呢。”黄兴桥补充说。

“魏晓兰，我操你八辈祖宗。”哭红了眼睛的王大岭突然站了起来，双手紧握拳头，咬牙切齿地喊道，“老子和你拼了！”

9

天黑了下来。

透过医院会议室敞亮的窗户，缠满绷带躺在推床上的魏晓兰，周围几捧鲜花，还有送的红宝书，魏晓兰滔滔不绝地讲着。

调查组成员、新闻记者围在四周记录。闪光灯不时闪亮，会议室门口，明显加强了警力，由警察甲、乙指挥着，将医务人员、病人赶到走廊远处，不许靠近。

傍晚，贾述生、高大喜和姜苗苗坐在水田指挥部办公室桌子边上，低头不语地生闷气，吴新华拉门进来。

“怎么的，还要我亲自来叫啊？”吴新华劈头盖脑地进门就发火，“调查组是为你们的事来的，请他们吃饭，你们也不去个人陪陪？”

姜苗苗白了一下眼睛，说：“方春是一把手，有他一个人就行了，这里的，仨不顶一个，我看，去不去都行。”

高大喜忽地一下站了起来，气鼓鼓地说：“我的老团长，你是领导呀，你说说，这是叫什么调查呀？这不是为了弄清事实真相，这是让我们帮着编故事。这里，还有个理没有？”

“你又发啥邪火？就你在会上撸胳膊、挽袖子那个样，我没批评你就不错了。”吴新华扫视着面前的三个人，威严地说，“要不是我拼命地压着，你们今天把事情都搞砸了！你们想想，一上来，方春就跟你扯那些陈年老账，就是浑身是嘴，你说得清吗？一不小心，这屎盆子就又扣到你们自己脑袋上了。”

贾述生抬起头，插话说：“他再翻腾，我也就是那点事儿，有啥好怕的？关键是工作组的态度。看样子，他们是一定要在故事里找到英雄事迹，把丧事当做喜事来处理。这种做法，实在是太可悲了。”

吴新华瞧了瞧贾述生一眼，说：“我觉得这样处理也没啥不好的。你换个角度看看，要是调查组真的认定这是一起重大责任事故，当着那么多记者的面，把你查个底朝天。你说你们这先进典型还当不当了？过几天的现场会还开不开了？老部长到咱们光荣农场还来不来了？你们当权的时间也不短了，把这事放到你们身上，你们咋想？”

高大喜来了犟脾气，说：“我啥也不想，就想把事情真相弄清楚，该咋回事儿就是咋回事儿，决不遮着盖着。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，让那些小青年当屈死鬼的事，我干不出来。就像述生说的那样，做人，首先就得对得起‘人’字的那两撇。”

“你少说这些用不着的，我告诉你，我已经用电话向部革委会汇报了。



部里也同意几个调查组的意见，你们得给我搂着一点儿，别没事找事。”说完，吴新华单独指着姜苗苗说，“他们俩不去就不去了，你一定得露露面，就是装样子，也得给我装到底。”

11

夜，伸手不见五指。

愤怒的王大岭率领着蔡滨生、黄兴桥等十几名知青冲进医院住院部，见门就推，见屋就进，满走廊乱叫乱嚷，在医院里引起了混乱。

穿着白大褂的院长匆匆赶来，生气地问：“你们干什么？这是医院，知道不知道？”

“去，一边儿去。”王大岭一把推开院长，挥着拳头喊，“一间一间地找，挖地三尺，也要把魏晓兰给挖出来。”

人们呼喊着一拥而入，拥到走廊转角处，挂着“未经允许，谢绝探视”牌子紧闭的大门前。

“就是这里头了，里面是干部病房。”蔡滨生转身告诉王大岭，“砸，不开门，就砸开它。”王大岭挤上前，双手“砰、砰、砰”地猛力敲门。

“开门！开门！”十几双手砸门，十几双脚踹门，呼喊声，跑动声乱成一团。

走廊两头站满了好奇的观众。院长着急地喊着护士：“简直不像话。小刘，打电话给公安局，让他们马上来人。”

12

敲门声，呼喊声传到病房里。

一名年轻的护士惊惶失措地跑进来，对魏晓兰说：“魏主任，外面有一大群知青，连闹带骂非要闯进来。”

魏晓兰忽地坐起来，向着护士喊：“快，把干部病房的医生护士都喊来。”

喊声震荡着医院的走廊。

“一、二——一、二——”在王大岭的带动下，十几个人疯狂地踹门，每踹一下，门上合页的螺丝就松动一下。（特镜）

踹门的力量越来越大，节奏越来越快，门上合页的螺丝越来越松。

“嘭”地一声，门板被踹开了，毫无准备的蔡滨生随着门板扑倒在地上。

王大岭旋风般地冲向里间小病房，一下子把门拉开了。

病房里，浑身缠满绷带的魏晓兰躺在病床上，嘴里不断地发出痛苦的呻吟，两个护士在床前忙着挂输液瓶，搬氧气罐。

王大岭带领知青们冲了进来，看到这一情形，傻眼了。他和众知青你望望我，我望望你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贾述生急匆匆赶来。

门外传来吉普车刹车声。

贾述生：“王大岭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快点，把人都给我带回去。”

王大岭鼻子一哼，爱理不理地说：“回去？回哪去？刚好，你来了，你也是水田开发指挥部的领导。你就在这儿，当着大家伙的面，把蓝蔚蔚她们八人死的原因说清楚。”

贾述生急得直跺脚，指着病房的牌子说：“你好好看看，这是什么地方？你疯了怎么的，在这儿撒野？再不走，你就走不了啦！”

王大岭双手掐腰，指着自己的鼻子说：“你说我撒野？我是骂人啦，还是打人啦？我是为蓝蔚蔚她们讨个公道！看你平常像个人似的，一到关



键的时候，就原形毕露。你们当官的，都是一个鼻子孔出气！”

医院院长带着几名武装干警几乎是跑步而来。还有一段距离，院长就指着王大岭喊道：“是他，就是他带头闹事。”

干警甲冲到王大岭面前，两眼一瞪，带着执法人员特有的职业威严说道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为什么要冲击医院？啊？”

王大岭一翻眼睛，挑衅似的一句话不说。

贾述生赶紧上前，将王大岭挡在身后，说：“没事，没事，这都是我们水田连的。对八姐妹的牺牲，一时想不通，有点小情绪。我把他们带回去，狠狠地批评教育就是了。”

干警乙见是贾述生，马上缓和下来，“贾主任呀！唉，你们那里怎么出这么大的事？那几个姑娘舞跳得好，歌唱得也好，真是太可惜了。”

床上传出痛苦的呻吟声。

干警乙又看看王大岭，冲着他说：“聚众闹事，扰乱治安，最少要办你半个月的学习班，知道不知道？快跟你们领导回去吧，别在这儿瞎起哄了。”

贾述生接茬说：“还不赶快走！”

王大岭瞪着愤懑而又无奈的眼睛看看干警，又瞧瞧贾述生，突然双手拨开众人，向病房里喊了一嗓子：“姓魏的，你听着，早晚有一天，等你出院的！”说完，任何人都不看，转身就走。

16

夜，是这样的不平静。

带着惊慌恐惧的神色，小连喜坐在地桌旁。他面前摆了一本打开的课本，可是他根本就看不下去，一会儿抬头看看卧室的门，一会儿看看摆在课本旁的马蹄表。表针指向十二点。

外屋响起开门声音。

连喜跳下椅子，扑向房门。

卧室的门打开了，醉醺醺的方春出现在门口。

“爸，你咋才回来？”连喜着急地说，“俊俊阿姨和王继善大爷在这儿

等你老半天了，才走。”

方春嘴里打着饱嗝，脚下虚滑，踉跄，盯着连喜的脸，舌头打着卷，问：“他们，他们来……干啥？”

“给我送饭，问我妈伤得咋样？”伸手挽住摇摇欲倒的方春，连喜神色紧张地问，“爸，我妈烧得厉害吗？明天你带我去医院看我妈吧！”

“去……一边去……”方春推开连喜的手，挣扎着往炕边走，“告、告诉……他们，谁、谁也看不了笑话。你妈、我，我们俩，谁……”

话没说完，方春一头栽在炕上，呼呼大睡过去。

连喜呆望了一会儿，赶紧上前给方春脱鞋，解衣服；抱个枕头，把头垫了起来；然后，又给他盖被子。

17

满头满身缠着绷带的魏晓兰背靠枕头，大腿压二腿，两腿上都套着绷带裤，悠闲自得地轻轻哼着歌曲：“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，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……”

门开了，方春兴冲冲闯进来。

魏晓兰吓得一激灵，赶快往下一溜，把被子迅速盖上，嘴里的歌曲马上变成痛苦的呻吟。

满面春风的方春，手里扬着报纸，高兴地叫着：“晓兰，你快起来吧，见报了，见报了！”

“什么？快，快拿过来看看。”魏晓兰一骨碌爬起来，抢过方春手上的报纸，刚一展开，眼睛就发亮了，“妈呀，这么大的标题，整整一大版，好啊！”报纸上醒目的标题：《英雄赞歌响彻北大荒》。

魏晓兰捧着报纸，一字一行地读下去，由于兴奋和激动，拿着报纸的两手在微微地颤抖。

“写得真好，真及时！”魏晓兰感叹地说一句，把报纸一拍，说，“没有革委会的正确领导，哪儿有八姐妹英雄事迹的诞生？高！高！高！”

凝神想了一会儿，魏晓兰突然掀开被子，迅速地脱下两条绷带裤，飞快地解开满身缠绕的绷带。

望着魏晓兰没有任何烧伤痕迹的大腿，看着她几近疯狂的动作，方春瞪着大眼睛问：“你这是干啥？你不是说还没好利索吗？”

“等好利索就晚了！”魏晓兰口气中充满了兴奋，“我这耽误的时间就够多了。老方，你马上去给我办出院手续，咱们这就出院。”

“急啥呀？部里关于处理事故的文件还没来呢，万一有啥变化，再回头，可就没有理由了。”

“你可真够笨的，这不就是文件？看样子，上头是啥事都没有了。有了这么好的报道，就定了性了，下面那几条小泥鳅，也没啥大浪好翻了。你说的那个老部长一定也会看到。到时候他一来，那……”魏晓兰看了一眼方春，“你怎么还愣着，快去办手续去呀！”

“天哪，你还没折腾够啊？”方春无奈地扔下手中的报纸。

18

阳光下，飞机场上，两架小型飞机滑向跑道起飞。

19

子弟学校的操场上，正是课间操时间，孩子们排着整齐的队形，在知青老师的带领下做操。

远处飞机飞来，引起孩子们的欢呼、跳跃。

飞机在田间劳动的人群上空盘旋，撒下花花绿绿的传单。

孩子们忘记了做操，欢呼雀跃，向飞机招手。

飞机向学校飞来，雪片似的花花绿绿的传单飘飘洒洒飞落下来，一团团，一簇簇。

“飞机撒报了！飞机撒报了！”

连喜、小颖、嘉嘉和孩子们追着、抢着。

连喜抱一摞传单，展开一张，《光荣农场革命委员会关于深入开展向救火英雄八姐妹学习的通知》。向远处的嘉嘉喊道：“嘉嘉，快来看，有我妈的照片。”